

“五四”新文化时期的胡适先生在提倡白话文的一次演讲会上，用“打油诗”发言说：“文字没有雅俗，却有死活可道。古人叫做欲，今人叫做要；古人叫做至，今人叫做到；古人叫做溺，今人

大师的幽默

叫做尿；本来同一字，声音少许变了，并无雅俗可言，何必纷纷胡闹？至于古人叫字，今人叫号？古人悬梁，今人上吊；古名虽未必佳，今名又何尝少妙？至于古人乘舆，今人坐轿；古人加冠束帻，今人但知戴帽；若必叫帽作巾，叫轿作舆，岂非张冠李戴，认虎作豹……”你看胡适先生这样深入浅出，诙谐幽默地介绍古今文字知识，将文言白话对照，你说幽默不幽默呢？

著名的作家王蒙先生诙谐、机智、幽默。

(下转二、三版中缝)

(上接一、四版中缝)一次，王蒙先生应邀到上海某大学演讲，一开始他就说：“由于我这几天身体不太好，感冒咳嗽，不大能说话，还请大家谅解。不过，我想这也不一定是坏事，这是在时刻提醒我——多做事少说话……”幽默的开场白立刻引起了台下的笑声和掌声。

马寅初讲课时很少翻课本，读讲义，讲得激动时，往往走下讲台，挥动胳膊，言词密集。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：“听马先生讲课，要撑雨伞。”

萧伯纳在上海见到鲁迅，说：“他们称你是中国的高尔基，但你比高尔基漂亮。”鲁迅回答说：“我更老些，还会更加漂亮。”

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请卓别林看他写的一部电影的本，问有何意见。卓别林仔细看过后，摇摇头：“等你和我一样出名的时候才能写这样的东西，现在你要写得更好才行。”

雨果一次出国旅行，来到某国边境，哨兵登记时问：“姓名？”“雨果。”“干什么的？”“写东西的。”“以什么谋生？”“笔杆子。”于是哨兵在登记簿上写道：姓名：雨果；职业：贩卖笔杆。